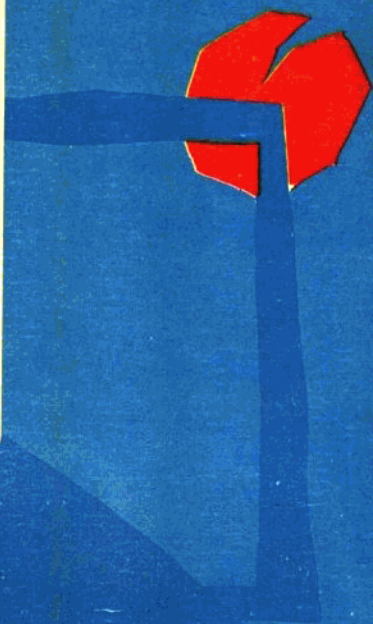


青春错位丛书



神佛背后的罪恶

牛 奔 编选

黄河文艺出版社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窗口打开了，虽然透进一些新鲜空气，但也不可避免地带进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我国青年在思想、观念上经受了一场严峻的冲击和考验。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自由化思潮泛滥，致使一部分青年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和各种腐朽观念的毒害，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因此，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侵害，已成为全社会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编辑了这套“青春错位丛书”。拟在通过活生生的事例，为广大青年及思想政治工作者提供一套生动的反面教材。

该丛书共分六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当代青年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报道和剖析。以大量的事实和生动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80年代的一幕幕

令人瞠目的闹剧，读者可以从这些可悲可笑、荒诞离奇的故事中领悟人生的真谛，引起警觉，受到启发和教育。

该丛书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和查询通讯地址的困难，未能与少数作者取得联系，谨向这些作者致歉。希望这些作者与我们联系。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对编选的不妥之处给予批评。

编 者

1989年6月

目 录

神和他的12名新妇·····	张成功 高红军 (1)
驱鬼记·····	孟昭勇 (30)
一张扑克牌·····	周纪泽 (38)
人鬼神之间·····	许仰东 吴玉林 (43)
家破人亡的悲剧·····	滑 通 (52)
嫁不出去的姑娘·····	亢流渚 (56)
贵人的天助·····	谢志端 (61)
神佛背后的罪恶·····	王克宏 (67)
半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卢国荣 (73)
“星相女巫”的自我毁灭·····	张芬芳 (77)
“赤膊鬼”猎志·····	杨 勇 田 翔 (86)
街头算命面面观·····	冒 匙 (92)
善男信女的“天国”·····	杨继沂 (97)
茅山教徒变钱记·····	刘 敏 (102)
八个虔诚的升天者·····	牛 耕 (108)
被当作猴子精惨杀的少女·····	谭 新 (113)
奇异的婚配·····	罗宏宇 巫达新 (122)
邪教内幕·····	伍蔚蓝 (126)
一个基督姑娘的心声·····	王克宏 (164)
八十年代的基督徒·····	童志华 (172)
潜心佛门的姑娘·····	王克宏 (177)

神和他的12名新妇

张成功 高红军

第一章

1987年，农历正月十五。

瑞雪和欢乐降临淮北古城泗县。

在蓝幽幽透明的晨雾里，炽热如火的迪斯科舞曲飞快旋转着，洒下一片片欢乐，留下一张张笑靥和一串串歌声。

小城，在梦一样美的初春中徜徉。

蓦然，一条消息在小城引起爆炸般的反响。

县公安局门口——

车流，鸣叫着向这里冲；人潮，呼喊 着向 这里涌。嘈杂喧嚣，在这里汇聚膨胀。交通警察声嘶力竭地疏导吆喝，顷刻间便被嗡嗡的声浪淹没了。

“跪下了！跪下了！”挤在前面的几个小伙子大声叫喊。

后边的伸长脖颈向前挤，想看个究竟。前面的死命顶住后面的冲击，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情景：

雪地上，并排跪着几个年轻的姑娘！

她们右手不停地在胸上划着十字，口中喃喃自语，静静

地、笔直地跪着。

领头的是位身怀六甲的孕妇，看年龄最多不过20岁。她身穿黑服，肃然端跪，虽然面容苍白憔悴，但那些许的幽怨愠怒，却遮不住她眉宇间的灵秀。这时，从公安局里走出来几位民警。

为首的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民警厉声喝道：“他犯了流氓罪和强奸罪，已被依法逮捕，你们都是受害人，要揭发他的罪恶，怎么反要保释他？还是快回家吧！”

“他是无辜的！他没有强奸我们，我们都是他的新妇！”怀孕的女青年泪光闪闪。

“还我们的丈夫！还我们的丈夫！呜……”姑娘们哭成一团。

人群，一阵阵骚动。

劝说，不听。再劝说，仍不听。12个姑娘的双膝象扎了根，久久跪在地上，默念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

人群，越来越庞大，公安局院外水泄不通，小城象开了锅。

雪花飘着，旋着，舞着。在它跌落的一瞬间，立刻被大地紧紧拥抱，无声无息地融化在大地温暖的怀抱里。风，轻轻卷起一阵阵雪雾，呻吟着向远方飘去。

1987年4月5日，笔者带着满腹疑团，和地区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一起来到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县城。

这天是星期天，街上人头攒动，很明显，改革的浪潮早已冲击着这里。如果不是事先有知，你根本不会觉察出一股汹涌的暗流正悄悄而有力地摇晃着这座小城。

宽敞的教堂里挤满做礼拜的教徒，优美的赞美诗在空中

飘荡。一个十字架挂在正面墙上，上面钉着受难的耶稣。十字架下，是一张张虔诚的面孔。

我们找到了那位孕妇，她的确有着惊人的美貌。皮肤雪白柔嫩，五官俊美，乌黑的长发瀑布般从肩上倾下，丰满的胴体散发出青春的气息。由于怀孕，行动略显迟缓，却又给人一种庄重典雅之美。

“你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问。

她眼睛一亮，面带自豪侃侃而谈：“我过的是超世的生活。我和主‘预表’（指和尤某发生肉体关系），是修造圣灵，成全神意。我将成为圣洁的、无瑕疵无污点的 神 的女儿。”

“你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吗？”

她立刻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不生下来？这是神允许的！我的孩子是耶稣的独生子，他长大后要继承父业，拯救人类！”

我们又来到已有妻室和四个孩子的尤胜记家中。尽管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已被捕入狱，四名女教徒仍住在他家不走。除一人是年轻的寡妇外，其余3人全是未婚女青年。在和她们简单的交谈中，我的灵魂再次被强烈地震撼了！

“你们为什么现在还住在这里不回家？”

“原来的家不过是旅馆（旅店），教会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你们是不是知道上当受骗？”

“那是你们说的，我们是自觉奉献。”

“你们今后还打算结婚吗？”

“我们现在就已经是神的妻子，主的新妇了，还结什么

婚！”

“难道你们的父母不担心吗？你们不想念亲人吗？”

“不想，我们早已解脱凡俗，斩断人间烦恼。他们担不担心，我们无所谓。”

在关押“神”的看守所办公室里，堆满“新妇”送给“主”的营养品——速溶奶粉、人参蜂王浆、茯苓千层饼。一封封明信片飞进高高的大墙，其中一封是那位孕妇写的，情意绵绵地告诉“主”，他的神子即将分娩。为了躲避公安人员，保住孩子，她已藏到亲戚家。

看守所门外，经常晃动着“新妇”的身影。她们痴心地在大墙下走来走去，不停地念着《圣经》，望眼欲穿地祈祷上帝早日把“主”拯救出狱。

一切都是那样的荒诞和不可思议。

第 二 章

莽苍苍一片古老悲壮的黄土地。

因为古老，也就留下了许多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司水之神水母闲暇无事，挑着一担水游逛四方，路过泗州，远远望见大路上过来一条精瘦的毛驴，驴背上倒骑着一个精瘦的老头。老头跳下驴背，作个揖：

“长途跋涉，四蹄生烟，求大嫂赐点水给驴儿喝喝。”水母心想，我的木桶乃是宝物，能容三江五湖之水，小小毛驴，能饮多少！想到这里，她放下担子，老头牵来毛驴饮水。水母放眼打量泗州：高高的城门楼，象是武将头上辉煌的头盔，长长的护城河，宛若文臣腰间闪光的玉带。她一边欣赏着泗

州景色，一边悠然迈动金莲。一转身，猛地发现一桶水已被饮尽，另一桶水也快要亮底，不禁大吃一惊地“啊”了一声。这一下不打紧，毛驴吓得一跳，碰翻水桶，桶中剩下的几滴水珠流了出来。顷刻间，化为滔滔洪波，好端端一座泗州城，霎时陷入汪洋。

关于泗州的传说，多种多样。泗州确也有不平常的经历。泗州旧治在洪泽湖畔，因黄河夺淮，引起淮水倒灌，水灾连年不断。1680年（康熙19年），泗州城陷入洪泽湖中。

据《泗虹合志》记载，仅康熙元年到25年，就有19年是灾年，有时一年数灾。25年间发生水灾13次，旱、蝗、雹灾6次。水是泗州主要灾源。有首《泗水患》诗中写道：

“大风陡起三篙浪，小屋如浮一叶船。”康熙九年六月，还发生过一次“倾城数十丈”的强烈地震。灾难制造了贫穷和愚昧，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在这块被洪水一次次淹没过的土地上，通过种种现代媒介和古老的民间传播渠道，又发现了新的神明。他们带着在生活中的各自的遭遇，从不同的路上来到“神”的脚下，猎奇地生吞活剥《圣经》教义，把上帝和耶稣看成当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于是古老的泗州城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剧。

1985年3月12日，草沟瓦韩乡。

月黑风高，沙尘打在树上哗哗作响。村头一家草房里，一个中年汉子拽起四岁的儿子，打开房门，匆匆走进夜幕。

父子俩走上一个土岗。

“跪下。”汉子对胖乎乎的儿子说。

儿子睡眼惺忪地瞅瞅爹，顺从地跪下。

汉子伸出树皮般皴裂的大手，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根绳

索。儿子用柔嫩的手指扯住爹的衣襟，稚气地问：“爹，干啥哩？”

汉子的心猛然颤栗。

咋能给儿子说清呢？

生活是那样沉重，他如牛耕作，只能温饱。他觉得，多少年来，这片贫瘠的土地吸血鬼一般喝下了他的鲜血，嚼碎了他的骨头。他疲倦了，跪到上帝脚下诉说艰辛和悲苦，渴望上帝显灵，赐福于他。

盼啊！求啊！可是上帝并不降临。他在失望的煎熬中挣扎。

他想起《圣经·创世记》中的记载——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仰，令他杀儿子以祭祀。就在亚伯拉罕举刀的一刹那，耶和華令天使扔下一头洁白的小公羊代作祭品，救出亚伯拉罕的儿子。

神是仁慈的，怎能见死不救！

他下了狠心，决定也要杀儿子以见上帝！

他麻利地把儿子拴上，掏出锋利的菜刀放在儿子的喉咙上。

儿子吓得乱抖，哭了：“爹，我怕！”

他的心一软，两行热泪慢慢流下。仰头望去，夜空一片乌云。他狠狠心，咬着牙慢慢割一刀。

上帝和小公羊毫无踪影。

他焦躁万分，再割一刀。

儿子凄厉哀嚎，几股鲜血狂喷乱溅，弄了他一身一手，热乎乎的。

上帝呢？上帝在哪里？

他发怒了，眼睛瞪得溜圆，把菜刀象锯子一样地来回割、割，……

“主啊，仁慈的神灵，为什么你还不出来？”他哭嚷。

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象一头狰狞的怪兽，张开巨大的嘴巴，把他和儿子的狂呼惨嚎全部吸下。田野，在神秘的寂静中颤栗，满天阴霾狂飞乱走。

儿子的哀鸣慢慢减弱，喉管里吹出一堆血沫，散发着难闻的腥味。随着扑噜噜一阵声响，两条腿猛地抽搐几下，头无力地垂倒，搭拉在胸前。

他惧然，松开手。儿子倒下了，嘴唇在地上，象亲吻父亲耕种了一生的土地。

十分钟，半个小时。……

他戳在地里，象根木桩。

蓦地，一声长长的嚎叫冲出他的胸腔，象狼。

他疯了！

被枪决后，他的坟和儿子的坟埋在一起，一大一小，宛如两个头颅。

也是这一年，夏天。

远郊一个村庄的晒场上，僵立着一个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姑娘。

这是个失恋的基督教徒。

她面容惨白，呆滞的眼睛里噙满晶莹泪水，留恋地慢慢扫视四周，神情极度悲怆。

她掏出火柴，狂叫：“主啊，救救你的女儿吧！”

火光闪过，“轰”地一声，她身上腾起烈焰。

她一头栽倒在地上。

惨叫！极度疼痛极度绝望的惨叫！

爬起，跌倒。再爬起，又跌倒。

她在烈焰中滚翻哀嚎，皮肉滋滋冒油，刺鼻的恶臭四起，黑烟滚滚。

她被烧成一具佝偻的焦尸。

消息震惊四方。善良的人们纷纷流下同情的泪水，发出惆怅的叹息。

在这些使人颤栗的惨案前，有一个人挥动起手臂，急促地对自己的信徒说：“教友们，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应该为她解脱人间的罪恶，回到上帝的身旁高兴才是。阿门！”

这个人，就是不久后成为“神”的尤胜记。

第 三 章

门开了。

尤胜记走进屋来，轻轻坐在审讯桌前。

他身材颇长。高高的额头下，有一双狡黠的眼睛。这双眼睛流露出满不在乎的目光，冷冰冰地注视着审讯人员，白净的面孔，淡淡的胡须，薄薄的嘴唇。乍一看来，他颇象个农村中学教师。

“尤胜记，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知道，不就是跟那些女的发生关系嘛！”

“那你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我何罪之有！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我都是按《圣经》去做的，难道《圣经》也违法？你们不能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圣经》里何处说可以随意强奸妇女？”

“不是强奸，是自愿！”

立刻，他滔滔不绝，从伊甸园讲起，谈到亚当、夏娃赤身裸体合为夫妻，正大光明无可非议。谈到宗教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

很明显，他拾出《圣经》为挡箭牌，故意曲解宪法，以逃避法律的惩罚。

这一招阴险而毒辣。《圣经》里到底讲些什么？党的宗教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尤胜记又是怎样的？尤胜记又是怎样篡改《圣经》犯罪的呢？

这一切，象拦路虎，挡在公安人员面前。

如果不是碰到《圣经》，44岁的他，说不定至今还在心灵的枯井中挣扎。

他生在泗县草庙乡王岗村一间破烂的茅草屋里。洪泽湖的支流从村前流过，象终年嘶哑歌唱的声带。勤劳的父亲勒紧裤带，供他读了三年私塾。没等孩子出人头地，便被沉默的黄土一口吞噬。他不得不退了学，端着比脑袋还大的破碗，跟着娘逃荒到嘉山县。那一年，他9岁。

娘又嫁了人。继爹的拳脚，娘的抽泣，培养了他的叛逆和狼崽一样的野性。他默默忍受着。15岁那年，继爹为一点事又打了他，他跳起来，一拳把继爹打翻，转身抄起小凳，吼一声：“我砸死你这个孽种！”如果不是娘哭着哀求，他早把凳子死命砸下去。打那之后，继爹只敢偷偷骂“野种”，不敢再动他一指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已长成20多岁的汉子。孑然孤身的他，骤然被突如其来的红光罩住，他忍不住跳出来，

尽情发泄着久埋心底的积郁。

他除了有点文化，还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人们经常看到，天刚蒙蒙亮，当一缕缕薄雾尚在湿润的空气中飘动的时候，一个身穿黄军装的青年，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夹着一沓大字报，匆匆走到河汉边，划起一条破船，沿着弯弯曲曲的河水，驶向县城。

他被公社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看中，混了个小头目，成为周围十几里说一不二的头面人物。那阵子，他抖得很，经常批这个斗那个，好不自在舒畅。有了权，就有了女人。1968年，他结了婚，不久又有了一个儿子。乡邻们都说，尤家的祖坟上八成冒了一股青烟！

“革委会”成立后不久，赏识他的那个造反派头头因为武斗伤人，锒铛入狱。顷刻之间，他变成一条灰溜溜的丧家犬。过去的一切全都轰然倒塌，等待他的，依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头，以及他批斗过的那些人的斥责。

终于，他携家北归故土。

他又混上个生产队小组长，农村承包责任田后，他再一次“失业”。于是，他变成一只田鼠，什么都偷，小麦，棉花，瓜菜，结果被公安机关抓去，拘留15天。

出来后，他一文不名，穷困潦倒。就在这时，他从人们狂热地崇拜耶稣，发现自己东山再起，重展抱负的天赐良机又来了。他果断抓住机遇，把《圣经》当成了摇钱树。

在这百里乡村，象他这般年龄，有过三年私塾底子，捧着破碗闯过江湖，又在“文革”中磨炼出一张铁嘴的人，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他苦读《圣经》，早起晚睡，每次上城里做礼拜都去得很早，学到不少东西。再迎合一些信教者的

心理，添油加醋任意解释，还真的蒙住不少人。顿时，他名声大噪，拜师信教者蜂拥而至，钱财滚滚而来。他盖起五间瓦房，成了个“传教专业户”。

过去，人间的神让他当了官。

现在，天上的神又让他发了财。

他深深感到，在这片黄土地上，神，是至高无上的，是万能的。于是，他朝思暮想，渴望也当个神。

钱财，象雪团越滚越大，他的邪欲也越来越大。他先后办了两期“传教训练班”，第三期他盯上了女教徒。

关于他利用传教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卷宗记载如下——

他对女教徒说：“第一个亚当犯了罪，神差派我来做第二个亚当。我是成全神的计划拯救世界的。我要儿女象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沙子那样众多。我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在讲《圣经·罗马书》第12章时，他随意发挥：“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当女教徒对他十分虔诚信赖后，他就开始一步步实施他的罪恶勾当——预表。用尤胜记的话解释是：“神灵借用我的肉体来与人结成婚姻，成为新天新地，新郎新妇。”为此，他欺骗恐吓，并采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迫使众人就范，并愚弄女教徒说：“你们都已是神的妻子了，要永远献身于神。”企图长期奸污霸占。

就这样，从1985年6月到1987年1月，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尤胜记先后多次奸污了16名女教徒，致使其中一人怀孕。这16人中，最大的35岁，最小的17岁，其中12人是未婚女青年。

这16名女教徒里，只有2人是文盲。4人念过小学，7人是初中生，1人是高中生。这名高中生，就是那个怀孕的漂亮姑娘。

泗县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科发现了尤的违法活动，警告尤立即悬崖勒马。泗县基督教“三自爱委会”也于1984年8月召开会议，取消尤胜记在家中私设的传教点和他的传教资格。

尤胜记置若罔闻，犯罪活动越来越公开猖狂，大有和“三自爱委会”争夺天下之势。

第四章

天黑了，屋里晃动着影影绰绰的人影。

一盏煤油灯忽忽闪闪，幽幽地照着几张端庄煞白的面孔，凝止不动的眼睛，定定地瞅着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双手合在胸前，嘴里不停地祷告。

尤胜记站在一旁，柔声细语地说着：“我受苦受难的孩子，你们有什么希望？世上的金钱、名誉、地位，它都会赐给你们！”

几张嘴一齐张开：“我们什么都不要，只愿一生一世为主传福音。”

“耶和華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在为你们祝福。”

“阿门！”姑娘们一齐回答，眼里神采奕奕。

风，轻轻掀起糊在窗上的塑料纸，响起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煤油灯光在尤胜记宽大的脸门上跳动闪烁，他面带微笑扫视着姑娘们，嘴里喃喃有声。

屋里很安静。

跪在最前面的一个姑娘歪着头，侧耳倾听着什么，突然，她杏眼圆睁，惊跳起来，颤颤惊惊地叫嚷：“上……上帝！”

姑娘们猛然抬起头。

“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她抖得厉害：“和他的……声音……一样！”

尤胜记一怔，心中涌出一阵狂喜，立即红光满面地上前两步，微笑着轻声说：“孩子们，是我把耶和華请来的，他托我拯救你们出苦海。我就是你们的主。”

“你从哪儿来？”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我从耶路撒冷来，我就是耶稣，是世上人新的主！”

这个姑娘突然放声大哭，拼命挪动身体，拉住尤胜记的手：“主啊，救救我！”

另一个姑娘突然站立起来，指着尤胜记大声问：“你怎么能证明你是耶稣？《圣经》上不是说只有到了人类末日耶稣才会再次出现吗？”

“现在已是人类末日。你们没有从收音机里听到吗？现在世界上战乱不断，人口爆炸、污染严重，道德沦丧。而且还出现了无法治愈的艾滋病，这是《圣经》里早就预言过的！”尤胜记激动地叫嚷。

“《圣经》预言过艾滋病？”姑娘满脸惊愕。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尤胜记急忙翻到《圣经·启示录》第12章，捧起大声朗诵：“我听见有个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毒的疮生在